



仰不愧于天

张抗抗◎著

山林寂静，水气迷茫。雾中影影绰绰的大树无言，没有回声。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

仰不愧于天

YANG BUKUI YUTIAN

张抗抗◎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不愧于天 / 张抗抗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政协委员文库)

ISBN 978-7-5205-0405-8

I . ①仰… II . ①张…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1355 号

责任编辑: 程 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插页: 1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张抗抗（2018年）

《政协委员文库》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家强

委 员 刘未鸣 刘 剑 韩淑芳 唐柳成 刘发升 张剑荆

主 编 刘未鸣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于 洋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	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杨玉珍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高 贝	高 芳
殷 旭	徐玉霞	秦千里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潘 飞	薛媛媛	薛未未	戴小璇	



辑一 生命之思 / 1

仰不愧于天 / 3

故乡在远方 / 8

我的节日 / 11

雪 天 / 19

遗失的日记 / 23

君子不独乐 / 32

故事以外的故事 / 37

雾天目 / 45

辑二 文化之思 / 51

汉语魔方 / 53

他 人 / 64

游子文化的现代性 / 71

感恩与愧疚 / 77

新世纪文学与社会“互动”之新 / 82

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 / 92

长城·公社·凯宾斯基 / 99

汉语的创新表达 / 107

边缘与跳脱 / 110

辑三 历史之思 / 117

选择的疑问 / 119

无法抚慰的岁月 / 122

风过无痕 / 126

在怀旧中新生 / 130

冰河回望 / 133

乌托邦臆想的隐蔽动因 / 139

辑四 写作之思 / 149

“写什么”与“怎么写”之我见 / 151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 153

红色变奏曲 / 155

情爱的审美意识 / 157

我为什么写作 / 160

做一条流动的河 / 163

时间的证人 / 167

辑五 阅读之思 / 177

大写的“人”字 / 179

可能 / 184

阅读的暗流 / 188

追述中的拷问 / 195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 / 198

四季心灵 / 202

骑兵军飓风 / 207

墨雨缘何 / 214

辑六 行走之思 / 219

埃菲尔铁塔沉思 / 221

废墟的记忆 / 225

柏林墙消失 / 232

感悟珍珠港 / 239

走过莺声地板 / 244

印度迷思 / 252

辑七 女性之思 / 257

西施故里有感 / 259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 263

我的女性观 / 268

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窗 / 271

当代文学中的性爱与女性书写 / 278

“作”是女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 285



辑一

生命之思

仰不愧于天

用最后一点力气登上十八盘最后一个台阶，你以为登上了泰山之巅而实际上你仅刚刚叩开了天门。天门外有长长的天街，世界在那儿骤然一片迷茫混沌不见天日。

缥缈的白色纱幕由深邃的天际漫入无尽的地界，时而悠悠时而切切地拥着你，擦肩不知、拂面不觉，几步之外人影绰绰，含蓄如皮影戏。周围的窃窃笑语被朦胧的视线阻隔，声音似从天外传来。

步履越发地滞重，却能感觉到自己是在继续地上升着，往那若隐若现、不胜幽寒的山的最高处，一步一步地挪移。浓云如织，密雾如锁，我看不清同伴的面容摸不着自己的脚印，只觉得我吸进去的是云，吐出来的也是云；我走出了雾又融进了雾；我驱动着风又被风所驱动；我划破了那白色又弥合了那白色；我飘飘欲仙却又走投无路；有一刻我几乎觉得自己被丢失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仅仅是被那无声无形的气流所托举所指引，引我向秘不可宣的九重天外攀寻。

它一点也没有违背我的想象。我梦中的泰山便是神游于云海雾浪中

的一只大鸟，与天空融为一体。这座大山折磨了我这么多年，全然不是因为它“五岳独尊”、蜚声海内外的累累名声。也许仅仅只为我每一次回江南探亲的途中，它总是突兀地从铁路那一边远远地钻出来，裸露半壁峭岩，神秘秘地在云笼雾罩中一闪而过……

山路蓦然而止，如一双牵拉着你的手轻轻放下。缠绵的云雾悄然散去，头顶似有荧屏般的天光闪烁。荡逸的风烟中，一座土红色的庙宇，傲然立于泰山极顶的天柱峰之巅。

极顶石就是在那个时刻显现的。

它静静地蹲在玉皇庙正殿前一圈八角形的花岗石围栏之中，由数十块圆石组成。高不过尺，宽不过丈，大石如磐，小石如磨，错落有致，紧密相依，石缝间还嵌着几根青草。石前有碑，顶部刻着五岳之首的泰山山符，下书：“泰山极顶——1545米”几个红字。围栏与山石本身都呈一种粗砂似的糙米色，表面坑坑洼洼，有疏疏朗朗的浅淡麻点，并不显得怎样的深远与亘古。伸手去摸，粗砺的石头竟有几分温凉，每个棱角都已被磨得光滑。好似看见几千年间抚平了这石上每一道皱褶的一双双手，洗净了这石上每一粒沙尘的天风天雨。那瞬间我确信了泰山在一切生命之前的悠悠岁月。

庙宇即古“太清宫”，今称玉帝观或玉皇庙，由山门、正殿、观日亭、望河亭、东西禅房组成。正殿三间，前后步廊式，内祀明代所铸玉皇大帝铜像，神龛上有匾额，书“柴望遗风”四字，可见远古帝王曾登此燔柴祭天，望祀山川诸神。庙宇的轮廓线与玉皇顶山头的轮廓线自然贴合，可谓岱顶形象的完成与延伸。极顶石西北有“古登封台碑”，乃是历代帝王封山时设坛祭天的遗迹。据史料记载，极顶石原埋于玉帝观建筑之下，至明代隆庆六年有个叫万荣的人拆观而将其重建于巅北，出巅石以表之。这一挪便将山极从玉帝的封盖下解脱出来——巍巍泰山之巅，终于连玉帝也要礼让三分。

半生中曾去过许多名山，每每攀到山顶，望众山延绵起伏，峰峦叠

翠，似乎那山总是高于此山，便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已征服了山巅极顶。没有哪一座山给予过我极顶之肯定。而这方寸之地的小小极顶石，却如同泰山之缩影，让人从容收入视线之内，举目能及，弹指可触，像是慷慨地将全部的泰山精华一并奉献与你。于是泰山之雄壮中顿时有了奇巧，伟岸中孕育出诙谐；泰山不再令人因敬畏而顶礼膜拜，却在世人的崇仰中平添了几分亲切之情。

负载着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泰山，因极顶之石回归自然。

云雾又起，如一曲若有若无的仙乐，弥漫于峰峦之上。麻黄色的极顶石忽而清晰、忽而模糊，似浸润于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既离尘世已远，四处肃穆无声。登顶的游人凝望极顶石久久不去，或惊愕、或沉吟、或漠视、或茫然，眼里终是一派寂寂。

据说此地山崖上曾有14字摩崖石刻：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极顶我为峰。

我一步步走上岱顶，因之拥有了我的极顶石。

然而，人虽因山的托举而高大；因山的导引而征服了山超越了山；但人的高度终于只是山的高度，人只能因山的终止而终止；当人成为山峰之时，前方可尚有路？

极顶石默然。对于世人的惶惑不置一词，哪怕是一声暗示一句点拨。它只在身旁的碑上准确无误地注明了自己的高度，连一个多余的说明都没有。比之昆仑、比之珠穆朗玛，它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高山。一座山只有一座高峰，亦如万物运动中享有的盛期。那个数字是一个句号，画定了句号就该重新开始。它仅仅只是一座泰山，它不是宇宙，不是太空，它不是无限的。如果它想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它务必在造山运动中将自己再沉沦一次。

据史料记载，泰山大约形成于3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中期。泰山地质由世界最古老的岩石之一构成。25亿年前太古代，剧烈的地壳活动使鲁西地区沉降带原先堆积的岩层褶皱隆起成为古陆，形成规模巨大的山

系，古泰山随之由海底冉冉升起，露出水面。后又经过近20亿年的长期风化，地势渐趋平缓，到距今6亿年前的早古生代，华北地区平稳下降，古泰山重又沉于海中。它在黑暗的海里默默等待了1亿多年，至早古生代末期，古老变质岩的剥蚀面逐渐沉积，整个地区再次抬升为陆地，古泰山便隆起为一个低矮的荒丘。距今二三亿年的晚古生代中晚期，华北地区发生了海浸，古泰山成了海中孤岛，后又继续上升，至中生代晚期，泰山在燕山运动的波及下，地壳断裂形成泰山穹隆，而后山体快速抬升，沉积岩纷纷剥蚀，杂岩重见天日，构成泰山雏形。至新生代初期，又一次被喜马拉雅山运动“提携”，开始大幅度上升，再经历了一个3000万年，泰山方生成一副花岗岩骨架，以嵯峨峥嵘、峻拔高旷之态，顶天立地磅礴于天下。

泰山曾三次沉降，曾遭三次“灭顶之灾”，曾三次被否定，却终于昂首挺胸地站起来，成为巍然而柱天的泰山。泰山是注定要成为泰山的。25亿年磨炼的是泰山的脊骨和自信。

那一刻我忽而发现：极顶石表面朦胧可见的斑斑石纹与凹凸不平的皱褶，酷似一尊巨人的大脑。甚至可见灰黄色的皮质下滚动的智慧与生命。如果泰山活着泰山自然是有头脑的。那颗坚实的头颅顶开岩层，钻出地表，跃上大海，栉风沐雨，生生不息。极顶石不需要帽子的庇护，无遮无掩地裸露着，坦坦荡荡地匍匐着，在苍穹下陷入永久的沉思。

它始终是昂扬着头的。史前、史后、今日、未来，它在永恒的岁月里仰天长啸，与长空共日月。蓦地，十八盘的峭壁上曾赫然入目的摩崖石刻，重又跃入我脑中，那是孟子的名言：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泰山极顶石果然无愧于天。它在将泰山峰顶馈赠于你的同时，也给予了你对于高度的认知。它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超越它的人。

在距极顶石几步之遥的玉帝观外石阶下，立有一座高6米、宽1.2米，形制方而非方、四面狭窄不等、古朴浑厚的莹白色无字碑。此碑未凿一字，尽得风流。无字碑因立石而不刻其文，在历史上众说纷纭。曾

被先人断为秦碑，清考为汉碑，至今又有学者疑为唐碑。无论其究竟立于何朝，终为泰山千古圣迹。何况无字碑立于岳顶登封台下，恰与极顶石互诉心声、相得益彰。在泰山的莽荡天风中，恍惚难辨的无字碑，亦如仰天无言的极顶石，留给世人一个难解的空白，一种关于重新开始的想法。

故乡在远方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许多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100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舍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鹤、灰鹤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堂。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地贴水而行，悠悠远去……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乡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